

与故乡感德是在鸡犬沸腾声中醒来不同，地处安溪西北部福田乡的清晨，是被一声声“哐当哐当”的火车鸣笛给唤醒的。

福田乡人口不足万人，是戴云山脉脚下一个诗画边城。我不是第一次来，却总有常来常新之感。从住所的窗户向外就能看见铁路，这是福田乡与外界联系的纽带。漳泉肖铁路从境内穿过，有小舟、格口两个火车站。一天十几趟火车从乡政府驻地穿过，把丰富矿产资源运向远方。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，更有一批批城市广大知识青年，坐着这绿皮火车来到福田，带来城市的文明、城市的文化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山高路长，山环水绕，上山、进山、下山，出山，每次到来，我玩性就起，总会在离福田不远的路边下车后随意地走。走到哪里，总会遇见草木，遇见鲜花，遇见成群的鸡鸭，也遇见和我一样漫无目的的游走之人。

晚饭后，我们三人在镇区河边走着，耳边不时有居民的闲聊入耳。

“口袋鼓了脑袋也要跟上，家整洁了生活的村庄也要美。”

“我们生活的地方虽然是个小镇，但天是蓝的，树是绿的，连空气都是甜的。”

……



坐上火车去福田

□陈佩香

听着他们的闲聊，我和同行者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，我读懂他们的笑，分明是告诉我：小陈，你看这些村民，他们不是诗人，但他们的话却富有诗意，他们的生活不正是我们所向往的吗？

夜的帐幕在路灯次第光亮中拉开。月亮洒落的冷光清辉，拱桥吉他型的灯罩蓝光紫晕，穿乡而过的洛河水波盈盈，横跨两边的吊桥流光溢彩……转眼之间，这个戴云山脉脚下的小镇就亮堂堂的了。

“小蔡，散步啊！”

“你吃晚饭了？”

我望向身边的蔡，她挺拔俊秀的身影出现在村道上时，村民都停下脚步，热情地打招呼，就像是邻里间的日常对话。虽然蔡到福田乡任职不久，村民与她却毫不见外，可见她早已融入这片土地。

蔡告诉我，她是在这个地方出生。当时她的母亲在丰田林场工作，她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。手机里还有她小时候在丰田林场的照片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自己会回到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任职，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久别重逢吧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对乡村并不陌生，到福田乡任职之前，她已在安溪另一个乡镇湖上任职两年。我时常会和她开玩笑，到乡镇会不会害怕，她告诉我说，不害怕是假的，怕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但若能通过努力拼搏，带领班子治理好一个乡镇，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“我们今晚闲逛的区域是福田乡所在地的镇区，近几年来

建起了柑橘百果园、荷花、特色瓜果等多个农业示范基地、生态农业观光园，一筐筐鲜美的芦柑、香橙，从青山绿水之间送往了城市的大街小巷。当地村民人均收入比十几年前增长了好几倍。明天一早，我再带你们好好地感受一下福田的美……”

“哐当哐当……”火车的鸣笛声打断了蔡的话，刚好，夜已深沉。我们往回走，各自回去歇息。想来，梦中，是一列列火车穿过这个小镇，火车疾驰而去，吹来的风都是甜的。

二

早晨，阳光洒在古榕树上，上了年头的古榕树已遒劲葱郁。树下，两个年轻人在往古榕树的枝干系红绳，系完双手合掌朝古榕树鞠躬。我一脸疑惑那不开脚步。

“我刚到福田时，看到往古榕树上系红绳，也是如同你一样困惑。后来这里的老人告诉我，相传，这棵古榕树是在一次大水灾流到这里，从此在这里安了家，守护着这一方居民。上千年来，这里再也没发生过水灾。这棵上千年的古榕树也成了居民的信仰，他们在逢年过节或者心里有所困惑时，都会来祈福、祭拜。”

听完蔡的解惑，我也拿过一根红绳子，系到古榕树上。阳光下，一根根红绳子散发着光阴的气息，抖落一身尘土，祈祷世间所遇一切都逢凶化吉。

三

青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。遇到暴雨天气，枯木被冲垮，便只能凝望着洛溪河的对岸，叹息不已！后来，知青们修了这座桥，这是通往梦想与憧憬的未来之桥。现在这座桥每年都会检修好几次，尽管只有不到十米长，却成了福田的地标之一。”

刚走到吊桥桥口，我还没上桥，土生土长的明山同学就告诉我关于这座桥的过去。顺着他的话，在阳光下的吊桥，竟然显示出几分古朴的神韵，随着人走过去一摇一晃中，呈现出福田乡的灵性来。

离镇区几公里远的云中山是福田乡的另一张名片。从乡政府出发，拐几个弯就到。一人云中山恍若坠入异境。喧嚣声一转弯就隔去很远很远，映着天光的鹅卵石小径和两边的参天古树似乎可以涤荡身心，就连空气也仿佛变得清静柔软了。我每次进入云中山都感到十分亲切，心境也随之沉静恬淡起来。

走在小径上，时不时有蝴蝶从两边的树丛飞过，我一时童心大起。

“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碰见各种稀有品种的蝴蝶。上次我进山的时候就遇见了。今天就看我们的运气……”蔡话还没说完，一只紫黑色斑点的蝴蝶就落在脚下的一粒鹅卵石上。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停止闲聊，停下脚步，拿出手机准备定格眼下的惊喜。紫斑蝴蝶像似读懂我们的心思，抑或是对我们的欢迎，竟出奇配合，静静地立在小石头上。

继续往前，一条小溪蜿蜒曲折，顺着小径绕石穿林而过。水流潺潺，清澈见底，小鱼来回穿梭，悠闲自得。走入幽谷，瀑布如雷倾泻而下，一潭清幽。我们三个迫不及待地跑向可供游人闲坐的石凳、石块。小溪旁边有许多奇石，圆润、清瘦、透亮、秀巧，各式各样。我伸手摸摸这个，捡起那个，扔向水中，溅起水花。一时间，黄色、白色、橙色等各种颜色相间的蝴蝶纷飞。“我想，七彩云南的蝴蝶谷也不一定有这景象。再也不用舍近求远了。”“戏文里，蝴蝶是会引来香妃的。你迎蝴蝶会引来香妃？”“这真是一个童话般迷人境地，就叫迎溪谷吧。”

云中山就是这样一片天然润泽的地方。

云中山大小瀑布众多，每年雨水充沛，这些瀑布像一张密织的网，将这片烟雨笼罩的原始森林连接起来。在云中山，处处层岩，处处山花，处处古树，瀑布更是有的，一不留神，你就会被瀑布溅起的水花清凉一下。见到这些，整个人就会一下子清爽起来，此时你心里便会有这样的念头：山何以谓为横？涧何以谓为头？潭中不难得有珠，屋内岂能有溪？

“来了，就再也不想离开！”干老的眼睛里，映现着一个向往的晚年幸福生活模样。

看山，看树，看水，看人，看着这个边远小镇，我被带回儿时的光景，儿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往村里后山跑。夏日在大芭蕉叶的宽阔阴影下，我和小伙伴们光着脚丫戏水，讨论着从老家感德坐上绿皮火车到县城需要多长时间。秋天会枕着散发桂花香的落叶，说着哪家的果子又熟了，可以在一个月色好的晚上去翻墙。同样，会在某一个有着暖阳的冬日追逐翩跹飞舞的蝴蝶。一不小心，蝴蝶的翅膀会同我们的头发、嘴唇亲密接触，这些沾在嘴唇上的翅粉在多年的午后还闪着光。

风来过，从童年的地方，风已走，从来时的地方。洛溪河的水静静流淌，千年的古榕树，宽敞的文化广场，刻上时光印记的知青馆……这里的人们生活着、怀抱着、憧憬着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不禁脱口而出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诗文：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把文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……”此后，在漫长的日光里，此次福田之行，总会以一种清凉从遥远的故土扑面而来。

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



榆林如花 隔云端

□刘成章

1300多年前，诗人李白曾经慨叹“天长路远魂飞苦”“美人如花隔云端”。

50多年前，我对榆林的感受也是如此。榆林是个塞上古城。它古典、精致，具有独特风采，却又难以接近。因为它不是敞露在那里，而是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，一层风、一层沙地包裹在那里。要去一回榆林，着实不容易。

我第一次去，是从延安坐车出发，一半路程还没走完，老黄风就迎面袭来，能见度极低，汽车只能勉强蠕动。直到月亮升起之时，才到了榆林城郊，风也才小了一些，而这城郊又是一片沙漠，一眼望去，沙梁连着沙梁。

最近，我以老迈之躯又一次去了榆林。虽然我腿脚不灵了，但时代却显得风华正茂，而榆林完全脱下了它的层层包裹，大方得体地站在那里，迎接我走出列车车厢。我曾常去的老城，那老城里的四合院，四合院之间的窄窄巷子，都正在做着修缮保护。人们基本都已住进周围新建的楼房。楼房之间，街道宽阔，常常有三车道或四车道，一派现代化景象。记得有一年我来时，好多单位都穷得发不出工资，买不起办公用品，有人上班之后拿上水笔，去富一些的单位求人家给他施舍点儿墨水，好回来办公。那时，榆林真是穷极了。可是，现在的榆林，治理了风沙，开发了煤和天然气等资源，成了全省首富，人们的腰杆也都挺起来了。

这一次，榆林小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价格实惠，味道醉人，花样繁复，什么炸豆奶、炒菜、刀刀碗托、羊肉丁饭、沙盖拌疙瘩，简直是风情万种。不是我夸张，没有一种不好吃。其中有一种“霍了饭”，原料是沙漠中野生的沙米和风干的羊羔肉，加调料，在文火中慢煮三四个小时，其味道真是妙不可言。而那饭的名字，更增添了一层妙意。“霍”者，鸟儿在雨中飞翔之声也；“了”字的意思似乎不必琢磨了，仅那发音，就足够撩人的了。榆林的这些小吃让我的味蕾乐不思蜀。我的同事也是赞美连连，终生难忘。

除此之外，榆林的陕北民歌博物馆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是榆林独有的一种博物馆。馆里的藏品已经相当丰富，创出了黄土深埋着的千年文化老根。风姿绰约的讲解员姑娘，都有一副好嗓子，随口就可以唱一曲。这些年人们都会从荧屏上看到陕北民歌歌手层出不穷，新作就像过江之鲫，在此，我们可以窥见其深层原因了。

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榆林居然真的没有了沙漠。在榆林住的几天，我天天注意观察；在我回程去机场时，我一路都瞪着眼睛，那确实是真真切切的，连一平方的沙漠都看不见了。老黄风也终于被绿树大多消化了。

我回到北京之后，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，榆林又重新被包裹住了，那是一层一层的青山绿水，一层一层的陕北民歌，包裹着它。就好像越是美好的事物，比如美人，越应该有些遮挡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于是我想，在这些日子，我读的是一首朦胧好诗，榆林如花隔云端。



我与『老村长』

□郭宗忠

去国家图书馆，经过我的母校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时，看到中关村南大街路中间一个熟悉的“身影”，我不禁眼睛湿润，虽然从军艺毕业一晃20多年了，这熟悉又陌生的“身影”却似我的亲人，翘首以盼地等待我回家，他就是那棵我们称之为“老村长”的老槐树。

这棵饱经沧桑却依旧挺直腰板的“老村长”已经有三百年之久的树龄，清朝年间，在如今叫作魏公村的地方，村民于村口栽下槐树幼苗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300年后，这棵树在春天还在发出嫩芽长出嫩枝，夏天垂下一片绿荫，开出槐花，秋天结下满树的槐连豆，冬天裸露着遒劲有力的枝条，作为“老村长”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我与“老村长”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从东北的军营到北京出差，在北京站出站口外，看到胸前佩戴着“解放军艺术学院”校徽的一名瘦削而英俊的军官，因为有着渴望去军艺读书的情结，我走上前给他敬了一个军礼，说明了情况，他热情地给我留下地址，让我方便的时候可以去军艺取一下招生简章。

这位军官就是军艺招生办的蒋青松老师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军艺的热情与温暖。他告诉我他在魏公村车站下车，看到一棵老槐树就到了军艺。这让我对老槐树产生了好奇。在军艺门口，这是一棵什么样的老槐树呢？

等我忙完了公务，按照他给我的路线，从西直门转乘当时的904路公交到达魏公村站时，路边一棵高大粗壮的老槐树，仿佛一位历史老人让我肃然起敬。它如同一位慈祥的老人，亲切地注视着我，欢迎我的到来。

入学军艺文学系后我才知道，在大家心里，老槐树被称为魏公村的“老村长”，我也为自己成为他麾下的

一位“村民”而自豪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我刚入学两个月，军艺门前的白颐路（现在的中关村大街）面临扩宽整改，路边的“老村长”恰好在路拓展的范围之内。看着白颐路上一棵棵大杨树被伐倒，树根也被推土机连根拔起，我担心“老村长”的命运。那些大杨树是速生杨，而老槐树有着几百年的历史，他承载着多少时代的变迁，记录着多少代人的家国情怀，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。只有人的城市时，那是没有根的城市。我在祈愿，希望这棵老槐树不会过早地成为历史。

让我惊喜的是，这棵老槐树在修路时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将路朝一边扩宽，把“老村长”留在了新修路的中间，而且在路中间建起了绿化带，让“老村长”重获新生，成为魏公村新修路上的一道风景。这体现了建设者的环保意识和智慧，也让魏公村的“村民们”心里感到温暖。

我在军艺读书的日子，每天都感受着“老村长”的呵护。和“老村长”连在一起的，还有军艺院子里几百年的老枣树、老核桃树，这里成为我读书的地方，也是戏剧系的学子们晚饭后开始演出小型剧目的场所，以及音乐系的同学们清晨晨嗓子的去处。图书馆前的一片梨树林，每逢四月时节，馥郁的梨花香气弥漫校园。我对军艺的树也生出了与“老村长”一样的情感。

爱屋及乌，我入学那年，在通往阶梯教室的路边一棵小枣树拱土而出，我时常为它浇水，两三年的时间它就长到了两三米高，我用瑞士军刀修剪了它的杂枝，让它向上生长。等我第一次军艺毕业两年后又一次考入军艺，这棵小枣树已经长到了七八米高，看着它开花结枣，那是十年树木的结果。

管仲在《管子·权修》中有云：“一年之计莫如树谷，十年之计莫如树木，终身之计莫如树人。”在“老村长”的部落里，如今在他身边有军艺、中央民族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，这里人才辈出，“树木”和“树人”在这里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关系。

这些从“老村长”的部落里走出来的“村民”，每当想到或者看到“老村长”时，都会怀着感激。就像军艺文学系的一位师兄所言：在魏公村这片土地上，插上一根筷子都会长成参天大树。他们在这片沃土上，在老师们的培育下成长成才，当他们走向边防，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和岗位时，回首，“老村长”依依惜别却又满是鼓励；他们带着荣誉回来时，“老村长”又会欢迎他们回归故里。有“老村长”在，就有一种精神激励，这精神已经刻骨铭心，成为从老槐树下走出的“村民”身上一种特有的坚韧不拔、顽强拼搏的生命特质。



点赞

□江月卫

网络本身就是个虚拟的东西，不要太在意。我这话可能讲得有些歧义，他理解成了“给我点赞也没关系”的意思，所以又翻来覆去给我解释了老半天。那天我正忙着有事，便“好嘞，好嘞”几句后就挂了电话。他可能认为我生气的吧，又把电话拨了过来。这情形让我想起《一个小公务员之死》，怕这位朋友像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那样出问题，只得用脸与肩膀夹着手机腾出手来一边做事一边耐心听他解释。

对于基层作协这种无专人、无经费、无办公场所的“三无单位”来说，微信真是个好东西。我们市作协建有一个工作交流微信群，作品交流啊，申报奖项啊，竞赛活动啊，有什么事只要在群里说一下，全市的作家朋友尽知。但也闹过不少笑话。比如，一位三十出头的作者到我办公室办理加入市作协手续，加了我的微信，回到家就把手机丢在沙发上做饭去了，他两岁多的儿子拿手机乱按，在我的朋友圈里点了无数个嘴唇，产生了不小的误会哩。

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除了工作需要，一般无缘无故加别人微信。那天与一位爱好文学的领导一起吃饭，一桌人都踊跃添加领导的微信，领导不知是谦虚还是说话直，说自己不会操作也不看微信。同桌人拿着领导的手机帮忙操作。退回手机时领导问我，你加了吗？我笑了，我做了做样子，最后没有添加。既然领导都不看也不会操作微信，加了也是“僵尸微信”，何必增加手机内存呢？而且有了领导的微信也不等于与领导成为朋友。我微信好友里就有好些是全国知名作家、知名演员，基本上没看他们发朋友圈，要么就是他们把我删除或屏蔽了，要么就是真的不发朋友圈。不过看到我与这么多名人大咖是微信好友，朋友们羡慕不已，夸我“有能力人缘好交际广”，我内心也有点沾沾自喜。一次我与几位作家朋友一起吃饭，大家都恭维其中一位在某文学大刊发了个头条，我拿出手机微信摆摆说，这杂志的主编是我朋友，我有微信。回到家，我立马从微信里给这位主编投了条稿。结果，稿子发不过去。原来人家早已把我踢出。

